

# 明清吴语问数词“几化<sub>(X)</sub>”的变化与语源\*

冯 赫

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提要** 在明清时期的吴语里,有“几化”、“几花”、“几哈”、“几罍”、“几呵”、“几吡”、“几夥”、“几货”等一系可概括为“几化<sub>(X)</sub>”的方言词,并且仍保留在现代吴语里。吴语“几化<sub>(X)</sub>”最初是问数词,来源于中古汉语出现的“几许”,与上古汉语以来的问数词“几何”没有源流关系。吴语“几化<sub>(X)</sub>”由询问数量变为表示多量,其中有句法、语用等多种变化诱因。表示多量的“几化<sub>(X)</sub>”又形成 AABB 重叠式,“几几化化”作定语往往有标记,作补语则是无标记的,性质上近似状态形容词。语言的主观性促动了“几化<sub>(X)</sub>”重叠式“几几化化”的形成,词汇重叠是语言象似性(iconicity)在汉语构词法上的体现。

**关键词** “几化<sub>(X)</sub>” 词形变异 意义与功能变化 语源 明清吴语

**中图分类号** H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8)01-0094-11

## 1 引言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汉语里,先后出现了问数词“几所”和“几许”,到南北朝时期“几许”就基本上取代了“几所”。虽然“几许”在宋元之后体现口语的文献里已渐趋衰微,但并未在汉语方言里完全消失。事实上在明清时期的吴语里,就有由产生于中古汉语的“几许”变化来的、可概称为“几化<sub>(X)</sub>”的“几化”、“几花”、“几哈”、“几罍”、“几呵”、“几夥”、“几吡”、“几货”等一系词形(刘丹青 2015)。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明清吴语的“几许”不仅仅出现了“几化<sub>(X)</sub>”所包括的众多变异形式,而且还发生了意义、功能的变化,成为更具方言特点的语言成分。关注这类方言现象,不论对于汉语历时研究还是对于汉语方言研究,都是必要的。

不过,学界对明清吴语“几化<sub>(X)</sub>”在意义、功能上的变化关注不多,关于“几化<sub>(X)</sub>”的来源也有不同意见。本文就明清吴语问数词“几化<sub>(X)</sub>”的意义、功能变化加以分析,并探讨它的语源。由于语境可以赋予某些语言形式无法从源形式派生的意义和功能,语言成分(特别是语法成分)的演化往往是以原有的意义与功能为基础、基于结构与语用语境等综合因素实现的(Heine & Kuteva 2002:2),有学者甚至把语境推理与基于语境的重新解释作为语言演变的重要机制(Bybee et al. 1994:26,289),因此本文也着

[收稿日期] 2017年5月8日 [定稿日期] 2017年10月24日 doi:10.7509/j.linsci.201710.031957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098)子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YY030)阶段性成果,“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提供支持。本文初稿得到刘丹青先生指导,后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类型学视角下的明清汉语语法研究》研讨会”(湖北武汉,2016.1)期间得到石镔先生的指教,《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评专家也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眼于结构与语用等因素考察明清吴语词“几化<sub>(X)</sub>”的变化。

## 2 明清吴语“几化<sub>(X)</sub>”系问数词的意义、功能与变化

在明清吴语里,词形写作“几化<sub>(X)</sub>”的问数词主要有“几化”、“几花”、“几哈”、“几罈”、“几呵”、“几毗”、“几夥”、“几货”等(刘丹青 2015),“几化<sub>(X)</sub>”系问数词的差异都在后一音节(变项 X)上。本节分析、讨论明清吴语问数词“几化<sub>(X)</sub>”的基本意义、功能与变化。〔1〕

### 2.1 “几化<sub>(X)</sub>”用于询问与反问

明清吴语的“几化<sub>(X)</sub>”不论用于询问还是反问,意义与功能都与问数词“多少”对应。

#### 2.1.1 “几化<sub>(X)</sub>”用于询问

“几化<sub>(X)</sub>”纯粹传疑询问未知的数量,而不偏重数量多或少,一般用在名词前或动词后。例如:

- (1) 妙,人品双绝! 但勿知要几哈财礼? (《琥珀匙》10 出)
- (2) ……房钱、伙食、零用,一塌刮仔算起来,要几化开销? (《九尾龟》131 回)
- (3) 善卿挨近双珠,悄问道:“阿金有几花姘头嗟?” (《海上花列传》3 回)
- (4) 陶大人,耐做官一个月有要几化进帐? (《官场现形记》8 回)

用于询问的“几化<sub>(X)</sub>”有时也用在形容词前,询问与物量有关的样态特征。例如:

- (5) 耐看俚帽子浪一粒包头珠有几花大? (《海上花列传》15 回)

例(5)中“几化<sub>(X)</sub>”就不再是询问数量的“多少”,而相当于询问样态的“多么”,例(5)的意思是“(她帽子上)一粒包头珠有多大?”,这是汉语由数量到性状的范畴转移。汉语历史上问数词“几许”、“多少”也曾经发生过由数量到性状的变化,如询问数量多少的“几许”用在形容词前构成“几许大”,等于“多么大”(吕叔湘 1985:351)。

#### 2.1.2 “几化<sub>(X)</sub>”用于反问

当“几化<sub>(X)</sub>”不再纯粹传疑,而是用于反问,同样处在汉语反问(或反诘)句意义表达的一般规则之内。例如:

- (6) 秀宝把嘴一拨道:“耐阿有几花本事?” (《海上花列传》25 回)
- (7) 兰芬道:“阿金格带挡洋钱,倪答应末答应仔俚哉,故歇想起来,一时三刻,陆里拿得出几化洋钱?” (《九尾龟》38 回)
- (8) 洪月娥笑道:“倪是才勿懂格,洛里晓得格当中有实梗格几花讲究?” (《九尾龟》77 回)

按照汉语反问句的表义规则,否定式表示肯定、肯定式表示否定,所以例(6)–(8)在意义上都表示否定,如例(6)“耐阿有几花本事?”意思是“你没有几花(多少)本事?”,例(7)“一时三刻,陆里拿得出几化洋钱?”意思是“一时三刻,拿不出几化(多少)洋钱?”

与纯粹传疑的“几化<sub>(X)</sub>”可以用在形容词前的情况相同,用于反问的“几化<sub>(X)</sub>”也可以用在形容词前。例如:

- (9) ……阿要瞎说! 耐自家有几花大? 倒养出实概大个倪子来哉? (《海上花列传》6 回)
- (10) 拿仔自家身体去换别人家铜钿,洛里会梗几化称心? (《九尾龟》163 回)

例(9)“耐自家有几花大?”意思是“你自家没有几花(多么)大?”(年龄不大),例(10)“洛里会几化称

〔1〕 形成 AABB 重叠式也是吴语词“几化<sub>(X)</sub>”的重要变化,为了内容及层次上的清晰,下文将单独讨论。

心?”实际上是说“不会几化(多么)称心?”(不称心、不如意)。

## 2.2 “几化<sub>(X)</sub>”用于感叹或强调

“几化<sub>(X)</sub>”在意义上是极言其多,所处语境往往包括对数量之大的感慨或强调。可分为两种情况。

### 2.2.1 “几化<sub>(X)</sub>”用于感叹句

这一类“几化<sub>(X)</sub>”用于感叹句,感叹或强调数量之多,是“几化<sub>(X)</sub>”脱离疑问范畴、获得其他相关意义的重要环节。例如:

(11)老夫为江老事体费子几哈气力!不意反落蔡生圈套……(《缀白裘》1集2卷)

(12)陪子多少个蹲身小坐,吃子我哩几罉煮酒混沌,方才通得一个姓名,领我见得个大大人。

(《开卷一笑》1卷)

(13)……俄延多时,翠凤忽说道:“耐自家算算看,几花年纪哉!”(《海上花列传》21回)

(14)漱芳病仔一个多月,上上下下害仔几花人!(《海上花列传》42回)

(15)房钱、捐钱,几花开消!(《海上花列传》49回)

以上“几化<sub>(X)</sub>”所在的感叹句都强调多量,如例(11)“费子几哈气力”表示“费了好多气力”,例(12)“吃子我哩几罉煮酒混沌”表示“吃了我许多的煮酒混沌”,例(13)“耐自家算算看,几花年纪哉”表示“已经很大(不小)年纪”,例(14)“上上下下害仔几花人”表示“上上下下害了许多人”。不过,“几化<sub>(X)</sub>”所在感叹句表示的多量仍然属于语境或语用意义,而不是“几化<sub>(X)</sub>”的词汇意义。

### 2.2.2 “几化<sub>(X)</sub>”用于“不知……几化<sub>(X)</sub>”格式

这类是在“几化(X)”感叹句或者这种感叹句的谓语前面用知晓义动词的否定式,如“弗知”、“不知”、“勿知”、“勿晓得”等,虽然语言形式上表示“不知道怎样”,实际同样是感叹或强调数量多。例如:

(16)我也弗知光辉子你多少,也弗知替你瞒子几呵个风声。(《山歌》8卷)

(17)倪娘拿倪卖出来,吃子格碗堂子饭,也叫无说法;再加仔倪格抚蓄娘格末叫利害,勿知吃尽仔几化苦头。(《九尾龟》75回)

(18)耐要好格人勿知几化来浪,挨着倪不过是应酬应酬罢哉。(《九尾龟》150回)

(19)我眼睛里见末,勿晓得拨俚啖骗仔几花哉!(《海上花列传》49回)

(20)小人为子渠,三日一比,竹片夹棍勿知受子几哈。(《翡翠园》18回)

以上的“不知…几化<sub>(X)</sub>”在意义上也表示肯定,如例(16)“弗知替你瞒子几呵个风声(不知替你瞒了多少风声)”、例(17)“勿知吃尽仔几化苦头(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例(18)“勿知几化来浪(不知有多少)”、例(20)“竹片夹棍勿知受子几哈(竹片夹棍不知挨了多少)”等,都是以感叹句表示多量,虽然用“不知”一类的词语,但例中动词所涉及的事物量都是已知而非未知的。相比较例(11)–(15)这类一般或标准的感叹句,例(16)–(20)“不知……几化<sub>(X)</sub>”式感叹句由于表面上的否定形式,使得感叹、强调功能相对弱化,促使表示多量的句法意义向词汇项渗透,但仍更多的表现为语境或者语用意义,而不完全是“几化<sub>(X)</sub>”的词汇意义。

## 2.3 “几化<sub>(X)</sub>”用于虚指

这里所谓虚指,依据吕叔湘先生的意见,指疑问代词“不期待回答”的用法。吕叔湘(1985:153)指出,疑问代词有疑问和虚指两种用法,“二者的分别是,期待回答的是疑问用法,不期待回答的是虚指用法。反诘句和感叹句是无从回答的,但是形式上跟疑问句没有分别”。“几化<sub>(X)</sub>”用于虚指来自它的感

叹用法,与“几化<sub>(x)</sub>”句法功能以及意义近似的问数词“多少”的虚指用法也是“由感叹性的多少演化出来的”(吕叔湘 1985:348)。

正由于虚指性的“几化<sub>(x)</sub>”来自它的感叹用法,因此“几化<sub>(x)</sub>”获得了仅由它自身不能派生出的表示数量的意义。如果从“几化<sub>(x)</sub>”表示数量角度看,又可细分为三类:1)倾向于表示多量;2)近于表多量的“一些”;3)不倾向于数量的多或少。

### 2.3.1 “几化<sub>(x)</sub>”倾向于表示多量

与询问数量(纯粹传疑)的“几化<sub>(x)</sub>”倾向于中性的客观询问不同,虚指的“几化<sub>(x)</sub>”倾向于表示多的数量(“许多/不少”义)。由于语言变化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虚指性的“几化<sub>(x)</sub>”来自感叹句的“几化<sub>(x)</sub>”,因此虚指性“几化<sub>(x)</sub>”所在的句子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感叹或强调语气,二者之间有时呈现界限不清或两可的模糊状态(吕叔湘 1979:6)。例如:

- (21)陈家妈妈有人缘,风月场中走子几呵年。(《山歌》9卷)
- (22)外头几化官府,多在后花园迎接上司。(《珍珠塔》19回)
- (23)何勿早生净土,免几哈难过罢。(《翡翠园》17回)
- (24)老夫为江老事体费子几哈气力,不意反落蔡生圈套。(《缀白裘》1集2卷)
- (25)孙发姐,两三日弗看见,亦标致子几哈哉!(《报恩缘》22出)
- (26)师爷,我哩干酣几货底上人,老爷单单喜欢我哩。(《拱壁缘》5回)
- (27)……小红说仔耐几花邱话,耐勿说俚倒罢哉,再要替俚包瞒。(《海上花列传》24回)
- (28)面孔末涨得通红,头浪向汗末出仔几化,极得来要死要活。(《九尾龟》6回)
- (29)……就不过有一件,倪为仔格件事体,心浪向也转仔几化念头哉。(《九尾龟》37回)

例(21)–(29)的“几化<sub>(x)</sub>”都可以认为倾向于表示多量,但是有的还可以理解为受语用因素影响而产生的临时性意义。如例(21)“风月场中走子几呵年”可以理解为“风月场中走了许多年”,也可以理解为感叹性的“风月场中走了多少年”,前一种情况表示多量是“几化<sub>(x)</sub>”的词汇意义,后一种情况表示多量是“几化<sub>(x)</sub>”受感叹句语用因素影响。事实上,“几化<sub>(x)</sub>”表示多量的词汇意义正是在它原来基本意义的基础上由感叹句语境与语用所赋予的。如果说类似例(21)这样的例子是由于语言演变的连续性导致了来源形式与目标形式之间存在模糊状态的话,那么另一些“几化<sub>(x)</sub>”就可以认为已经具有表示多量的词汇意义了。如例(22)“外头几化官府”即“外头许多官府”,例(25)“亦标致子几哈”即“又标致了许多”,例(26)“我哩干酣几货底上人”即“我们这里许多的上人”,例(27)“小红说仔耐几花邱话”即“小红说了你许多丑话”,例(28)“头浪向汗末出仔几化”即“头上汗出了许多”,例(29)“心浪向也转仔几化念头哉”即“心里头也转了许多念头”。可以说,这些例子中的“几化<sub>(x)</sub>”已经获得了表示“很多”、“许多”的词汇意义。这样的意义和功能不是由“几化<sub>(x)</sub>”自身派生出来的,而是以“几化<sub>(x)</sub>”原来的语义和功能为基础由语境赋予的,是结构与语用义向词汇渗透的结果。与此相应的是,这类获得“很多/许多”词汇意义的“几化<sub>(x)</sub>”所在的句子感叹或强调功能弱化,这也正表明原来表示多量的语境或语用意义向词汇层面的转移,使“几化<sub>(x)</sub>”获得了多量的词汇义,这体现了“句法—语用—词汇”在语言演变中的彼此关联和互动。

### 2.3.2 “几化<sub>(x)</sub>”近于表多量的“一些”

在虚指的“几化<sub>(x)</sub>”获得表示多量的词义之后,出现在陈述句内有时相当于表示数量的“一些”,虽然并不强调多量,但仍然倾向于不少的量。例如:

- (30)……倪做仔信人,吃仔格碗断命饭,总归有几化说勿出来格事体。(《九尾龟》66回)



(31)就是沈小红个兄弟同娘姨到公馆里来,哭哭笑笑,磕仔几花头,说请老爷过去一埭。(《海上花列传》33 回)

(32)旧年韵叟刻仔一部诗文,叫《一笠园同人全集》,再有几花零珠碎玉,不成篇幅,如楹联、匾额、印章、器铭、灯谜、酒令之类……(《海上花列传》40 回)

(33)……做小姐个末开宝要几花,落镶要几花,俚大姐也一样个碗。(《海上花列传》47 回)

例(30)–(33)中的“几化<sub>(x)</sub>”仍然可以解释为“许多”,但更近于表量的“一些”,只是侧重于较多的量,指“不少的一些”。如例(30)“总归有几化说勿出来格事体”是说“总归有一些说不出来的事情”,例(31)“磕仔几花头”是说“磕了一些头”,例(32)“再有几花零珠碎玉”即“另有一些零珠碎玉”,例(33)“开宝要几花,落镶要几花”即“开宝要一些,落镶要一些”。此外,这类“几化<sub>(x)</sub>”有时也相当于“这么(一)些”或者“那么(一)些”,而“这么”或者“那么”具有强调作用,这与“几化<sub>(x)</sub>”表示多量又是相应的。例如:

(34)谢谢耐,借仔几化洋钿拨倪,总算耐搭倪帮仔一个忙。(《九尾龟》93 回)

(35)又低声说道:“耐要来末一千仔来好哉,啥事体同仔几花朋友闹得一塌糊涂,倪要说两声闲话才无拨空,格末叫讨气。”(《九尾龟》43 回)

(36)漱芳道:“我倒也幸亏仔俚,勿然,几花老客人教我去应酬,要我个命哉。”(《海上花列传》35 回)

例(34)–(36)中的“几化<sub>(x)</sub>”都用在名词之前,“借仔几化洋钿拨倪”、“啥事体同仔几花朋友”、“几花老客人教我去应酬”分别是说“借了这么些洋钱给我”、“为啥事跟那么些朋友”、“那么些老客人教我去应酬”。显然,“几化<sub>(x)</sub>”的功能近似倾向于多量的“这么些”或者“那么些”。另外,还有的“几化<sub>(x)</sub>”所在的句子是否定性的(用“没有”义否定词“无拨”、“无”等),“几化<sub>(x)</sub>”表面上相当于中性的“多少”,实际上也是倾向于表示较多的量(不少的一些)。例如:

(37)耐故歇一个多月无拨几花生意,难要巴结点。(《海上花列传》64 回)

(38)就不过一个局,搭仔下脚,无拨几花开消,放心末哉。(《海上花列传》60 回)

(39)倪终究无啥几花主意,就不过闲话里帮句把末哉。(《海上花列传》33 回)

### 2.3.3 “几化<sub>(x)</sub>”不倾向于数量的多或少

虚指或任指的“几化<sub>(x)</sub>”有的是中性的,即不倾向于表量的多或者少。例如:

(40)“帮贴末,……随便耐去帮贴几花末哉!”(《海上花列传》45 回)

(41)打坏几化物事,应该赔几化洋钱……(《海天鸿雪记》11 回)

例(40)、(41)中的“几化<sub>(x)</sub>”是虚指,例(41)中的前一个“几化”是任指,后一个“几化”照应前者。这类例子的特点是有表示动作行为“随便”或“应该”义的副词。这也说明,中性虚指的“几化<sub>(x)</sub>”也是在特定句式内发生的变化。

概括地说,明清吴语“几化<sub>(x)</sub>”经历了[疑问句—问数→感叹句—语用多量→数量形容词—词义多量]的主要变化。“几化<sub>(x)</sub>”由问数词到变化为数量形容词等,其间有句法和语用的多种诱因,而“几化<sub>(x)</sub>”用于感叹句是它获得虚指功能的关键环节。虚指性的、表示多量义的“几化<sub>(x)</sub>”表示数量性状,性质上近似性状形容词。

## 3 “几化<sub>(x)</sub>”的重叠式“几几化化(几几花花)”

明清吴语里除“几化<sub>(x)</sub>”以外,还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几几化化”(又作“几几花花”,下文有时

仅写作“几几化化”)”,表示“很多/许多”,是由“几化<sub>(x)</sub>”重叠形成的 AABB 式。〔2〕考察发现,“几化<sub>(x)</sub>”重叠为 AABB 式有条件限制,即只有表量而非疑问的一类才能形成重叠。上文分析显示“几化<sub>(x)</sub>”可以表示多量,所以能够重叠成 AABB 式的“几几化化”(明清吴语的“几化<sub>(x)</sub>”只重叠为 AABB 式,没有别的重叠形式)。

### 3.1 “几几化化”的意义与功能

明清吴语“几几化化”表示事物的数量状态(“很多”、“许多”),在句法功能上,“几几化化”主要修饰名词,其次是作谓词补语。在明清吴语俗文献里,“几几化化”作名词修饰语的例子非常多见,而且往往有定语标记“格”(功能类似“的”)。例如:

(42)耐要拉客人末,四马路浪几几化化格人勒浪,耐做仔野鸡,随便去拉格两格好哉哋。(《九尾龟》21 回)

(43)晚香方才有点笑容,道:“倪好好里勒浪天津,拨格断命格外国人打仔进来,吓末拨俚吓煞快,逃来逃去,吃仔几几化化格苦头,总算逃仔一条性命。(《九尾龟》31 回)

(44)(范彩霞)说着更把一个身体紧紧的往陈海秋怀中贴了一贴,附着陈海秋的耳朵低低说道:“耐一径啥洛勿来介,倪有几几化化心浪向格闲话要搭耐说。”(《九尾龟》93 回)

(45)如今见陶观察这般说法,便趁势说道:“格末谢谢耐,送仔倪实梗几几化化格洋钿,不过倪有句闲话要搭耐讲明白仔,格个洋钿是耐自家情愿送拨倪格……”(《九尾龟》94 回)

(46)屋里向几几化化人,才靠仔倪一千仔吃饭,一塌刮子拿仔三块洋钿一月,陆里开销得转?(《九尾龟》104 回)

(47)勒浪归搭地方,几几化化格人,动手动脚,真真面孔才勿要格哉!(《九尾龟》104 回)

(48)几几花花衣裳,就交拨我一干仔,一日到夜总归无拨空。(《海上花列传》23 回)

(49)(二宝)切切诉道:“耐勿晓得我个苦处,我拨乡下自家场花人说仔几几花花邱话,故歇说是耐要讨我去做大老母,俚噪才勿相信……”(《海上花列传》55 回)

比较作名词修饰语而言,明清吴语的“几几化化”作补语的例子并不很多。例如:

(50)倪十四岁落仔堂子,做生意做到仔故歇,客人碰着仔几几化化,勿是靠勿住格滑头末,就是踱头踱脑格曲辫子。(《九尾龟》152 回)

(51)老实说,吃仔格碗把势饭,陆里讲究得尽实梗几几花花!(《九尾龟》149 回)

(52)倘然推扳点小姐,倪倒勿去搭俚拿仔几几花花哉。(《海上花列传》62 回)

值得注意的是,与“几几化化”作定语往往有标记“格”不同,例(50)-(52)作补语都是无标记的。这类“几几化化”都表示多量的数量状态,“几几化化+名词”近于“很多/许多+名词”或者“很多很多+名词”,“谓词+几几化化”近于“谓词(了)+很多/许多”。以上句法分布的“几几化化”都表示多量同时也能够说明,明清吴语里问数的“几化<sub>(x)</sub>”从最初的问数词经过变化获得了表示多量“许多”的词汇意义。

### 3.2 “几几化化”的语义特征及形成动因

学界一般把明清吴语的“几几化化”解释为“许多”的重叠式“许许多多”。比较地看,数量形容词

〔2〕“几化<sub>(x)</sub>”的原形式“几许”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方言里都没有形成 AABB 式的“几几许许”。在晚清反映吴语特点的小说《九尾龟》里,“几几化化(几几花花)”就有 24 例。《九尾龟》一百九十二回,作者张春帆(名炎,别署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卒于 1935 年。

“许多”既可以重叠成 AABB 式的“许许多多”,又可以重叠成 ABAB 式的“许许多多”,而“几化<sub>(x)</sub>”只能重叠成 AABB 式的“几几化化”,这与它的来源有关。

从具体的例子看,明清吴语的“几几化化”在意义上解释成非重叠的“很多”、“许多”更为妥当。如例(42)“四马路浪几几化化格人勒浪”、例(43)“吃仔几几化化格苦头”、例(49)“几几花花邱话”等。“几几化化”修饰名词,就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数量“很多”;再如例(50)“客人碰着仔几几化化”、例(52)“倒勿去搭俚拿仔几几花花”等,“几几化化”用在谓词后,也是表示动作行为涉及的人或事物数量“很多”。也就是说,重叠式“几几化化”形式上是状态形容词,意义上却包含或侧重于数量程度的表达。

从组合关系来分析,也可以看到有的“几几化化”不能够解释为“许多”的生动形式“许许多多”。如例(45)“送仔倪实梗几几化化格洋钿”、例(51)“陆里讲究得尽实梗几几花花”中“几几化化”或“几几化化+名词”的前面用样态指示词“实梗”(吴语词,义为“这样/这么;那样/那么”,也写作“实概”、“实该”),“实梗几几花花”就表示“这样/这么多”或“那样/那么多”。另如用否定词或者具有否定性的句子,例(52)“倪倒勿去搭俚拿仔几几花花”意思是“倒用不着给她许多(这么/那么多)”。类似的“几几化化”的意义与功能与“感叹—虚指”(表示多量)的“几化<sub>(x)</sub>”(多少)一致,这是“几几化化”原形式“几化<sub>(x)</sub>”的意义与句法功能的存留,不但不能解释为“许许多多”,也不能直接解释为“许多”。这类“几几化化”更倾向于数量程度的表达,意义上近于有程度修饰的“很多”或者 ABAB 式的“很多很多”。

可见,重叠式“几几化化”的形成反映了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即语言形式和意义总体上的对称(沈家煊 1999:321,325)。相比较而言,重叠形式要比非重叠形式传递的信息量更大,因此重叠式比非重叠式在形式上更复杂,这是语言象似性在汉语词法上的体现。朱德熙(1980)指出,状态形容词“表示的属性都跟一种量的观念或是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作用发生联系”,“形容词重叠式跟原式的词汇意义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原式单纯表示属性,重叠式同时还表示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涉及主观和客观的结合(沈家煊 1999:12)。“几几化化”是言者“量的观念”在词法上的反映,“几化<sub>(x)</sub>”的重叠形式体现了言者对于数量的主观估量。

## 4 明清吴语问数词“几化<sub>(x)</sub>”的来源

本节讨论“几化<sub>(x)</sub>”的来源,首先概括叙述学界以往的有关重要观点,然后分析说明吴语的“几化<sub>(x)</sub>”就是问数词“几许”的方言变异,中古汉语产生的问数词“几许”是“几化<sub>(x)</sub>”的源形式。〔3〕

### 4.1 学界有关吴语“几化<sub>(x)</sub>”来源的主要意见

此前学界关于“几化<sub>(x)</sub>”来源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意见以章太炎先生为代表,章太炎(1919:10)指出:“今松江、太仓言处言许,音皆如化,谓内曰里化,所在曰场许,音如场化,几何曰几许,音如几化。”从其中“几何曰几许,音如几化”的表述可以看

〔3〕 根据《语言科学》匿审专家的提示,文章重新对唐代至宋元时期的语料文献进行了检索,仅见问数的“几许”,而未见“几许”的变异形式“几化<sub>(x)</sub>”等,说明“几许”在明清吴语里才形成了变异形式“几化<sub>(x)</sub>”。这里举出近代汉语几个“几许”的例子:

(i)“好是他家好,人非著意人。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张文成《游仙窟》)

(ii)“汝知天高几许?”(《敦煌变文·孔子项托相问书》)

(iii)“二彼同时,又争几许?”(《五灯会元·松山和尚》)

(iv)“且如可以予,可以无予;可以取,可以无取;可以死,可以无死,这上面有几许商量在。”(《朱子语类》卷14)

出,章太炎认为吴语(松江太仓)的“几许”、“几化”本来就是问数的“几何”。石汝杰和宫田一郎(2005: 293-294)解释了有关吴语词,可归纳为:“几化”(包括“几花”) <代> 多少,询问数量; <形> 许多。“几许” <代> 同“几化”。“几吡”、“几哈”、“几呵”、“几货”、“几罈”等同“几化”。“几何” <代> 同“几化”,表多少,询问数量”。石汝杰和宫田一郎对“几化<sub>(x)</sub>”同“几许”、“几何”的解释,似乎认为“几化<sub>(x)</sub>”、“几许”与“几何”同词。

第二种意见认为,吴语问数词“几化<sub>(x)</sub>”的语源可能与“几何”、“几所”、“几许”都有关系,这是吕叔湘先生提出的观点。吕叔湘(1985:343)指出:“古代由几字构成的复合词有几何、几希、几许、几所等,这里的第二个成分在语音上是有点多少有点关联的。现代的官话区方言里已经没有它们的痕迹,只有吴语区还有不少方言用 tɕi ho 或相近的字询问数量多少,应是几何或几许的遗留。”体会其中的意思,一是“几何”、“几许”、“几所”等的“何”、“许”、“所”在语音上有关系,表明吕叔湘可能认为古代的“几何”与“几所”、“几许”等有语源关联;二是与章太炎不同,吕叔湘并不认为现代吴语询问数量多少的“tɕi ho 或相近的字”就一定来自古代的“几何”,而是指出它们可能是“几何”或者“几许”的遗留。

第三种意见认为,“几化<sub>(x)</sub>”就是“几许”。从清代开始就有人把“几化<sub>(x)</sub>”解释为“几许”,例如翟灏《通俗编》(三十二卷)曾引《徐东序录》“谓吴人问多少,亦曰几夥”,但并未追溯到“几夥”(“几化”)的语源是“几许”。刘丹青(2015:25-26)从语言库藏裂变的角度论述吴语“许”的音义语法分化,指出:“由于现代普通话口语的‘许’并不表示数量,而吴语中表数量的白读Ⅱ‘许’与作为规则读音的文读‘许’语音上也已经裂化,因此表数量的白读‘许’与文读‘许’也没有语感的联系,只有近代个别学者型文人才察觉这个‘几化’、‘几呵’其实就是文献中的‘几许’”;刘丹青(2015:25-27)还认为:“见于白读Ⅱ或Ⅲ的疑问数词‘几许’(多少)、定语位置表数词‘多许’(很多)”的“许”,“也许继承了在中古近代文献中表约数的‘许’,但也可能是吴语自身从处所义引申而来的,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读音层次,而且语义上与约数也有一定距离”。

#### 4.2 明清吴语“几化<sub>(x)</sub>”来源于“几许”

“几何”与“几化<sub>(x)</sub>”都是问数词,如果仅从语音、意义的相近关系来看,由问数词“几何”变化为“几化<sub>(x)</sub>”似乎不无可能(“几化”、“几何”的“化”、“何”在声母上有清、浊的不同:“化”晓母,“何”匣母)。不过从历时角度看,先后形成于东汉与晋南北朝时期的问数词“几所”、“几许”,来源于以数词或者数量结构作为构式核心的“X 所/许”数量表达式(数量陈述→数量询问),因此“几所”、“几许”是同一来源的词,与上古汉语以来的“几何”没有源流关系。明清时期的“几化<sub>(x)</sub>”以及现代吴语词的 tɕi ho(或相近的字),是“几许”的方言记录,也与“几何”没有语源关联。〔4〕

除历时演变的根据之外,由方言内部相关的语言形式也能够证明“几化<sub>(x)</sub>”与“几何”不存在语源关系。同样是在明清吴语里,除“几化<sub>(x)</sub>”一系的疑问词外,还有处所词“场所/许→场化/花/哈”、“里许→里化/哈/酣”以及表量词“多许→多化/花/哈/夥”等,这些吴语词后一音节的“化/花/哈/夥”等与“几许”的变体“几化<sub>(x)</sub>”的后一音节(“许”的音变形式)“化/花/哈/罈/呵/夥/货”等一样,都是处所词“所”在历时演变过程中衍生出的语言成分“许”的形式变异。其区别在于“几许”的“许”是问数词后附

〔4〕 刘丹青给笔者指出:“吴语人对清浊声母很敏感,‘几化’等不可能是‘几何’,你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同样,写作‘匣、鞋’的疑问语素是‘何’,念浊音阳调的[ɦa],而念清声母‘哈’的疑问语素,如崇明等方言的‘哈人’(谁),则不可能是‘何’,而是‘啥’的音变(上海苏州等就说‘啥人’)。四川‘啥’也变成了‘哈’,连‘傻儿’都念成了‘哈尔’。清擦音之间是可以互变的。东北的‘哈’也是‘啥’”。

语素,“场许”、“里许”的“许”是方所词后附语素,“多许”的“许”是表量词后附语素,而从历时角度说,它们共同的源头都是处所词“所/许”(冯赫 2013a,2013b,2014)。

为分析问题,下面概括说明吴语“X 许”式处所词与“X 许”式表量词后附语素“许”发生与“几化<sub>(X)</sub>”类似形式变异的两种主要类型。

1)“X 许”式处所词的变异形式,主要是“场许”(场所)、“里许”(里边)后一音节的变化。“场许”的变异形式有“场化”、“场花”、“常化”、“场哈”等。例如:

(53)东摸摸石头,西摸摸石头,摸勒摸,摸出一个空场化来哉。(《麒麟豹》10 回)

(54)耐就上海场花搭两个朋友,也刻刻要留心。(《海上花列传》13 回)

(55)……格里是哉。让吾去认得点,是个常化要让我朱二伯伯得来。(《缀白裘》5 集 2 卷)

(56)好一副诈呆面孔!阿晓得我几里弗是容易拉勾场哈?(《钵中莲》8 出)

(57)鬼打浑子一日,半个新制铜钱没场哈赚。(《缀白裘》5 集 3 卷)

“里许”的变异形式有“里哈”、“里酣”、“里哼”等。例如:

(58)请吓,请里哈坐吓。(《缀白裘》2 集 3 卷)

(59)(小生白)这时那里鼓响?(丑白)这是营里酣在射箭呢。(《拱壁缘》15 回)

(60)大爷朵,请里哼来。(《白雪遗音》4 卷)

2)“X 许”式表量词的变异形式,体现为“多许”后一音节的变化,变异形式有“多化”、“多花”、“多呵”、“多哈”、“多伙”等。例如:

(61)啐,出门做生意,有咯多化弗利市个。(《白雪遗音》4 卷)

(62)汤啸庵笑道:“今年阿是二月里就交仔黄梅哉,为啥多花人嘴里向才酸得来?”(《海上花列传》12 回)

(63)还是你依同我将这多呵物件到陈衙出首便罢。(《型世言》27 回)

(64)……姐儿,你是酒店里壶瓶着子多哈人个手,试金石身小倒是识人精。(《山歌》2 卷)

(65)个个老老会隐身法个,好好里一只牛,弄子我个多伙路来,方才指点一番,忽然又不见了。(《六十种曲·运甓记》13 出)

吴语问数词“几许”、数量词“多许”以及处所词“场许”与“里许”的下字“许”,音皆同或近于“几化<sub>(X)</sub>”的“化<sub>(X)</sub>”,前人已有涉及。如清代翟灏《通俗编》(三十三卷)就说,吴语“里许”的“许”读“虚我切”;又《通俗编》(三十二卷):“多夥:今吴语有之,其读夥在许、所之间。”《乾隆苏州府志》2 卷:“众多曰多许”,“许字音若黑可切,谓所在亦曰场许”(石汝杰和宫田一郎 2005:65,166)。显然,明清吴语方所词“场许”与“里许”,表量词“多许”下字的这些异形“化”、“花”、“哈”、“酣”、“哼”、“呵”、“哈”、“伙”等,与问数词“几化<sub>(X)</sub>”的下字虽然同形,但前者无疑都不是疑问词素,与“几何”的“何”没有任何关系。这也能够证明,“几化<sub>(X)</sub>”尽管在意义和语音上与古代问数的“几何”相近,但与“几何”并不存在源流关系,“几许”发生形式变异一律在最后一音节“许”上,“几化<sub>(X)</sub>”是“几许”的变异形式。

## 5 结语

中古汉语出现的问数词“几许”在宋元以后的北方话里虽然趋向于消失,但仍以众多的变异形式活跃在明清时期的吴语里。明清吴语有“几化”、“几花”、“几哈”、“几呵”、“几货”、“几毗”、“几罅”、“几夥”等一系可统称为“几化<sub>(X)</sub>”的词形,“几化<sub>(X)</sub>”都是“几许”的变异形式,由“几许”到“几化<sub>(X)</sub>”集中地体现在最后一音节“许”的变化(“许”>“化/花/哈/罅/呵/夥/货”等)。“几化<sub>(X)</sub>”与上古汉语以来的问



数词“几何”不存在源流关系。

明清吴语“几化<sub>(x)</sub>”由问数词(询问数量多少)到数量形容词(表示多量)等,经历了“疑问句—问数→感叹句—语用多量→数量形容词—词义多量”的主要变化,这一连续性变化过程中有句法、语用等多种诱因的作用,“几化<sub>(x)</sub>”用于感叹句是它获得虚指或任指功能的关键环节,“几化<sub>(x)</sub>”表示多量是句法、语用与词法相互作用的结果。

明清吴语由“几化<sub>(x)</sub>”重叠形成 AABB 式的“几几化化(花花)”,表示数量性状,与表示多量的“几化<sub>(x)</sub>”一样都可以认为是表量形容词。从“几几化化”作定语往往有标记,作补语都是无标记来看,它的性质更近似状态形容词。从意义来看,“几几化化”更侧重于程度的表达,近似强调式的“很多”、“许多”,而不是描写性更强的重叠形式“许许多多”。语言的主观性促动了“几化<sub>(x)</sub>”重叠式“几几化化”的形成,词汇重叠是语言象似性在汉语构词法上的体现。

## 参考文献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ng, He (冯赫). 2013a. Chusuoci “suo” yu “xu” de guanxi 处所词“所”与“许”的关系 [On the location word “suo” and its variant “xu”]. *Zhongguo Yuyan* 中国语文 [Linguistics of China] 2013. 6: 526-534.
- Feng, He (冯赫). 2013b. “(Ru) X xu” binishi yu “xu” de zhucihua “(如) X 许”比拟式与“许”的助词化 [The likening expression “ru X x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icle “xu”].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2013. 4: 403-408.
- Feng, He (冯赫). 2014. “X suo/xu” biaoliangci tanyuan “X 所/许”表量词探源 [Probing into the origin of the quantitative adjectival X suo/xu]. *Yuyan Yanjiu* 语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4. 1: 102-104.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The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u, Danqing (刘丹青). 2015. Yuyan kucang liebian: Wuyu “xu” de yinyi yufa fenhua 语言库藏的裂变:吴语“许”的音义语法分化 [Split in language inventory: A case study of phonological,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diversification of “xu” in Wu dialect]. *Yuyanxue Luncong (diwushiyi ji)* 语言学论丛 (第51辑) [Essays on Linguistics (51)], 1-32.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79. *Hanyu Yufa Fenxi Wenti*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Issues on Analyzing the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85. *Jindai Hanyu Zhidaici* 近代汉语指代词 [Pronouns in Pre-Modern Chinese].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上海:学林出版社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1999. *Buduicheng he Biaojilun* 不对称和标记论 [Asymmetry and Markedness]. Nanchang: Jiangxi Jiaoyu Chubanshe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Shi, Rujie (石汝杰), & Eiichiro Miyata (宫田一郎). (eds.) 2005. *Mingqing Wuyu Cidian* 明清吴语词典 [The Dictionary of Wu Dialect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Taiyan (章太炎). 1919. *Xin Fangyan* 新方言 [New Dialects]. Hangzhou: Zhejiang Tushuguan 杭州:浙江图书馆 [Hangzhou: The Library of Zhejiang].
- Zhu, Dexi (朱德熙). 1980.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anjiu*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 [A study of the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Xiandaihanyu Yufa Yanjiu*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ed. by Dexi Zhu (朱德熙), 3-41.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作者简介

冯赫,男,1980 年 11 月生,山东无棣人。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历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the Numeral Interrogative “Jihua<sub>(x)</sub>”  
and Related Forms in Wu Dialect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Feng He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In Wu dialect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there were a series of related forms (labeled as “jihua<sub>(x)</sub>” henceforth) including “jihua (几化)”, “jihua (几花)”, “jiha (几哈)”, “jixia (几辖)”, “jihe (几呵)”, “jiha (几吡)”, “jihuo (几夥)”, “jihuo (几货)”, some of which are still used in Wu dialect nowadays. The form “jihua<sub>(x)</sub>” in Wu dialect was originally a numeral interrogative word developing from “jixu (几许)” first found in Middle Chinese, and was irrelevant to “jihe (几何)” in Archaic Chinese. Furthermore, “jihua<sub>(x)</sub>” acquired a new adjectival function expressing a great quantity a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syntactic level and the pragmatic level, which may be reduplicated to an AABB form such as “jijihuahua”. The subjectivization is the primary motivation of the reduplication of “jihua” to “jijihuahua”, reflecting the iconicity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in Chinese morphology.

**Keywords** “jihua<sub>(x)</sub>”; form variation; functional transfer; origin; Wu dialect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  
暨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

2017 年 10 月 28-29 日,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主办、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共同承办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郝德永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原司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姚喜双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政策法规与督查处周道娟处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原副所长靳光瑾教授在开幕式上报告了学会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增补黄行、杨亦鸣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有 100 多位会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此次会议主题为“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在大会报告中,姚喜双、杨亦鸣、黄行、王辉、萧国政、袁钟瑞、谭汝为、郭龙生等专家分别从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神经语言学、语言现代化与智能化、语言规划与政策等角度展现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分组报告中,与会者围绕语言规范化与现代化、语言政策与服务、语言资源的保护和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国内语言学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对推进我国语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刊记者)